

无限之曰

吸血鬼女王——首部曲

— INFINITE DAYS —

(英) 瑞贝卡·梅泽 著
林琳 译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无限之曰

吸血鬼女王——首部曲

—WUXIAN ZHIRI—

(英)瑞贝卡·梅泽 著
林琳 译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吸血鬼女王.无限之日 / (英)梅泽 (Maizel, R.)

著; 林琳译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3.10

书名原文: The infinite days

ISBN 978-7-5624-7690-0

I. ①吸… II. ①梅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93848号



策 划: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熊佳树 版式设计: 龙珊珊

责任校对: 谢 芳 责任印刷: 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90×1240 1/32 印张: 10.25 字数: 239千

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7690-0 定价: 29.9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致父母：这本书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都属于你们，是你们始终为我照亮前路。

还有我的姐姐珍妮——你总是能找到恰当的词语。



第一部分

“这是表示记忆的迷迭香，亲爱的，请你牢记在心。”

——奥菲利亚，《哈姆雷特》第四幕第五场



第1章

我释放你……

我释放你，莱娜·波丹特。

相信……然后获得自由。

这是我能记得的最后几句话。它们是那么的缥缈，声音也是如此的陌生。那应该是很久以前了吧！

当我醒来时，感到左脸颊上一阵凉意，一个冷颤串遍全身。即便我紧闭双眼，我依然知道我正赤裸地趴在硬木地板上。

我的喉咙很干，以至于喘气的时候，喉咙会发出一种怪异的动物般的声音。三次深呼吸之后，我听见咚咚—咚咚的心跳声。我的心跳？它本应是蝴蝶上万次振翅般的感觉。我尝试着睁开双眼，但每次眨眼，都是一道炫目的光线冲入眼睑，然后一道又一道。

“罗德！”我大声叫着。他应该在这里的，没有他的世界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。

我在地板上扭动，双手遮住身体。我了解自己，我通常不

会赤裸地独自待在一个地方，尤其是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。然而，我就在这儿，沐浴在黄色的日光中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我离痛苦的、烧灼般的死亡只有刹那之遥——那是我无法逃脱的。很快，火焰将从我的灵魂深处喷出，将我化为灰烬。

只是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没有火焰，没有迫近的死亡，有的只是地板散发出的橡木的味道。我作了一个吞咽的动作，喉咙的肌肉收缩了一下。我的嘴里是湿润的，充满了——唾液！我的胸口贴在地板上。我用手撑地，伸着脖子寻找我痛苦的根源。明亮的光线从一个大的八角窗涌入卧室。天空如宝石般湛蓝，没有一丝云彩。

“罗德！”我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仿佛回荡在空气中。我显得很渴。“你在哪里？”我大声叫着。

离我不远处的一扇门打开又合上了。我听见有人迟疑地迈了一步，然后又蹒跚地拖着脚走过来，之后，罗德的黑色带扣皮靴进入了我的视线。我翻身，面朝上望着天花板，喘着气。天啊——我在呼吸吗？

罗德隐约出现在我的上方，但无法看清。他向前俯身，模糊的面容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。他就在那儿，好像从雾气中走出来，看起来与从前有些不同。罗德颧骨上的皮肤紧绷着，像要被骨头穿破一样。他曾经饱满而丰盈的下巴现在变得如此尖薄。但是，他那双蓝色的眼睛——依旧如从前。尽管在这混沌的时刻，它们依然穿透我，进入我的灵魂深处。

“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。”罗德说。尽管眼睛周围一圈乌青，他依旧用闪耀而深邃的目光打量着我。“十六岁生日快乐。”他说，同时伸出了一只手。

罗德紧握着一杯水。我坐起来，从他手上接过水杯，三口就把水喝完了。凉水从喉咙流下，流过食道，进入胃里。血液——一种我曾经熟悉的物质在我身体里流淌着，但是血液进入吸血鬼的身体倒更像是海绵吸收液体一样。上一次喝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……

在罗德的另一只手上有一块黑布，当我从他手里拿过来时，布料散落开来，原来是一条轻质棉布的黑色连衣裙。我用力撑住地板站了起来。我的膝盖发软，我伸出双臂以保持平衡。我在原地待了一会儿，直到我能站稳。当我尝试着迈步时，身体开始剧烈地摇晃，膝盖磕碰在一起。

“穿上它，然后到另一间房间来。”罗德说道，然后缓慢地踱出了卧室。我注意到他走路时必须扶着门框才行，但我的膝盖和大腿都在发抖，我不得不收回注意力重新寻找平衡。我让双手回到身体两侧。我棕色的头发散开，像海藻一样，一绺一绺地贴在我赤裸的身体上，长一点的头发垂到胸前。现在我真想要一面镜子。喘了几口气，膝盖又开始摇晃。我四下打量了一番，想找一件外套，结果什么也没有。这太奇怪了！难道我是赤身裸体地来到这个地方的？我把那件连衣裙套上，裙摆刚好到膝盖上方。

我看起来不超过十六岁，但如果有人从那个特殊的日子算起的话，我实际上已经五百九十二岁了。

每样东西都是如此的光鲜、明亮，实在太明亮了。光线在我的脚面上筑起一道微小的彩虹。我环顾整个房间后发现，尽管我在地板上醒来，但铁质床架上有一个床垫，上面铺了一床黑色的被子，房间的另一头有一扇八角窗，窗外满是树叶和随风摆动

的树枝。窗户下有把椅子，上面放着几个蓝色丝绒靠枕。

我用手指触碰墙壁上的木纹，真不敢相信我真的摸到它了。木板是一层一层的，我光滑的指尖能感觉到它的凸起和交错。当我作为一个吸血鬼存在于世时，我所有的神经末端都是死的。我只能通过记忆回想作为活人时感觉到的各种东西，这样我作为吸血鬼的头脑才能知道我所触碰的东西是硬的还是软的。吸血鬼所保留的感觉都是能提高嗜杀能力的感官：嗅觉，可以找到血肉之躯；视力，极佳的视力，可以观察到任何细节——这些感觉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瞬间找到猎物。

我的手指再次轻弹墙面——又一阵寒颤沿着我的手臂蔓延。

“那需要时间。”罗德在另一个房间说。

我的心跳在耳边回响。我可以嗅到空气的味道。当我走动时，大腿和小腿的肌肉似乎在燃烧、抽搐，之后却放松了。为了能够停止抖动，我靠在门口休息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。

我闭着眼睛，喘了口气，问道：“现在是哪个世纪？”

“二十一世纪。”罗德回答。上次见到他时，他长及背部中央、乌黑的头发现在已经剪短了，像刺猬一样立着。右手腕上缠着白色的绷带。罗德抓着桌子边缘，慢慢坐到深红色的休闲椅上。

“坐吧。”他低声说。

我坐在躺椅对面的淡蓝色沙发上。“你看起来很糟糕。”我低声说。

“谢谢。”他说，脸上浮过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。

罗德的脸颊深陷，曾经刚毅如雕塑般的面容现在只剩下贴在骨头上的一层皮，金色的皮肤也变得发黄。当他坐到椅子上时，双臂都在颤抖，他一直扶着椅子，直到完全坐稳。

“告诉我一切。”我用命令的口吻说。

“给我点时间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们在哪儿？”

“你的新家。”他闭上了眼睛。罗德将头靠在椅子上，紧握着扶手，我注意到他手指上的戒指不见了。戒指上是一条卷曲的黑蛇，有一双绿宝石眼睛——一枚应急的毒戒指（这表示里面总是装满了血），但现在却不见了。他只在小拇指上保留了一枚戒指，我的戒指。那是我戴了五百年的戒指。此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手上是空的。那是一个银环，上面镶着一块黑玛瑙。“永远不要戴黑玛瑙，除非你想要或感知到死亡！”这是他曾告诉我的。我相信他。除此之外，直到此刻，我确信没有一个吸血鬼比我更爱制造死亡。

我试图躲避他的注视。我从未见罗德如此虚弱过。

“莱娜，你现在是人了。”他说。

我点了点头表示知道，目光却一直盯着硬木地板上的线条。我无法回答，现在还不行，尽管我十分想回答。在在刚才那间卧室中醒来之前，我与罗德最后一次谈话是关于我多么渴望变成人。我们起了争执；我本以为那样的争执会持续几个世纪，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确实是的，因为在那之前的一个世纪，类似的争执已经开始了。

“你终于得到了你想要的。”他低语。

我不得不再次转移目光，因为我无法承受他那双冷酷的蓝色眼睛的评判。罗德的外表变化如此之大，好像正在不断凋零一样。当他完全健康时，方形的下颚和蓝色的双眼使他成为我曾见过的、最帅气的男人。我说他是男人，但我并不确定罗德的年龄。当他变成吸血鬼时，他可能只是个男孩儿。然而经过了这么多年，在他清楚目睹世事变迁并历经沧桑之后，他成熟了。作为吸血鬼，进入成熟期后，外表变得如此超凡脱俗，你

几乎无法猜出他们的年龄。

确定躲避了他的目光之后，我开始仔细打量这间起居室。看起来，罗德好像刚搬进来不久，不过房间已经开始散发出某种和他相似的气质。有几个盒子堆在门边，一切都井井有条。我作为吸血鬼生活时的物品装饰着这间房屋，尤其是我卧室中的东西。墙壁上，金色的钩子将一把古老的剑固定在一个金属盘上，那是罗德最喜欢的物件之一，一把来自于他的时代的长剑，上面带有爱德华三世（十四世纪英格兰国王）授予骑士的嘉德勋章。那是一把特殊的剑，用魔力铸造而成，罗德对它的感情超越了手足情谊。黑色的皮质剑柄，厚重的底座呈锥形延伸，形成致命的尖头。剑柄的圆头呈轮形，在剑的顶端平衡重量，外圈雕刻着一句话：Ita fert corde voluntas, the heart wills it（用心中的意志驾驭它）。

古剑两边的墙上，铁质的烛台看起来像荆棘藤蔓缠绕的玫瑰，托着未点燃的白色蜡烛。房间内的白色蜡烛应该是点燃的，据说那光芒能驱散邪恶的灵魂或力量。这是每个吸血鬼都有的，用来抵抗其他更黑暗的魔力。是的，世界上还有比吸血鬼更邪恶的东西。

“我忘记了你作为人类时的美貌。”

我回望罗德。他没有笑，但眼睛闪烁着，我知道他在心里微笑。看到我现在的人类模样，必定能唤起他心中个人的成就感，他已经实现了几百年前自己的承诺。



第2章

英格兰哈瑟西奇——山顶。

1910年10月31日——夜晚。

我的家是一座石头城堡。每条走廊都有大理石铺砌的地面和油漆过的天花板。我住在哈瑟西奇（Hathersage），一个因连绵的山丘和峡谷而闻名的乡间小镇。我的城堡远离马路，周围是无尽的田野。那晚是“努特（埃及神话中的天空之神）之夜”或者说“红色之夜”。每年，吸血鬼们都会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赶来，在我的庄园待上一个月。十月的这三十一天，“红色之夜”将所有不同种族的吸血鬼都聚集到我家里。这是丰富多彩的三十一天，也是绝对恐怖的三十一天。

今天每个人回到各自“领地”的最后一夜。黄昏刚过，繁星在我头顶的薄暮中闪烁，像玻璃酒杯一样发出金色的光辉。我推开啜饮着鲜血、伴着弦乐四重奏舞动的宾客。罗德跟着我，从城堡的后门走出来，来到石砌的露台上。在那里，男人、女人们都戴着高顶丝质礼帽，身着用中国最好的丝绸做成的紧身外套嬉笑拥挤着，挡住了罗德的去路。在房子的背后，

有一排通向花园的石阶。两根白色的蜡烛高高地立在台阶的一端，蜡油星星点点地滴在石板上。院子向两侧延伸开来，然后向下，一直深入田野。我身着一条通身绿色、上面点缀着金色条纹的丝质礼服和一件配套的紧身胸衣。

“莱娜！”罗德呼喊，但是我飞快地冲过人群。我走得非常快，以至于在那瞬间，我的整个身体仿佛快要从小胸衣中冲出一股。

“莱娜！停下！”罗德再一次呼喊。

黄昏刚过。我穿过花园，跑下山坡，进入田野。

我引着罗德下了山，离开了城堡中吸血鬼们的视线。我站在田野的下端，田野向远处延伸到数英里之外，望不到尽头。我转过头，但看起来却和之前有点不同。我的皮肤苍白，眼睛下方没有阴影，皮肤上没有皱纹。只有白皙的皮肤，好像毛孔都被抛光了一样。

罗德站在山顶上看着我。他身着晚礼服，颈部戴着黑色丝质领结，头顶黑色大礼帽，右手拿了一根手杖。当他从陡坡走下时，绵延数百英里的、纤细的青草在他的脚下变得低垂。我转过身，眺望远处的田野。

“你整晚都没跟我说一个字，”罗德说，“你本来就已经完全沉默了，现在又跑到这里？介意跟我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吗？如果我说出一个字，就无法再隐藏我的打算。维肯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，他能在五英里外读出我的唇语。”

维肯是我的最后一件“作品”，他是被我变成吸血鬼的最后一个男人。已经五十岁的他还是我的族群中最年轻的吸血鬼，尽管他看起来依然只有十九岁。

“我可以认为这是一时的清醒吗？”罗德问道。“也许你意识到，维肯和你那一群忘恩负义的族人比你想象的更可怕？”

我什么都没说。相反，我看着风拂过草地。

“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吗？我害怕。”罗德厉声说：“怕你真的失去理智。无尽的时间已经开始侵蚀你。你变得不计后果。”

我转过身，我们四目相对。

“我不会让你妨碍我创造一个由目前最强大、最具天赋的吸血鬼组成的族群。你曾告诉我要保护自己，我只是做了必须要做的事情。”

“你看不到你做了什么。”罗德咬着他强健的下颌说。

“我做了什么？”我靠近他，“我从骨子里感觉到这种存在的可怕。仿佛有上千只寄生虫正在吞噬我的心智。你曾告诉我，是我让你保持清醒。当你与我在一起时，是情感伤痛的诅咒让你得到解脱。你认为你离开的这一百七十年我是怎样度过的？”

罗德的肩膀沉了下去。他的双眼是我在这五百年中见过的最蓝的眼睛。坚挺的鼻子、乌黑的头发，他的美总是让我震惊。吸血鬼的魔力在于能够强化一个人的美，但是对于罗德而言，那是由内散发出来的，照亮了他的灵魂——让我的心为之燃烧。

“约束你族群的魔力比我曾经想象过的更加危险。你期望我该有怎样的感觉？”

“你没有感觉。记得吗？我们是吸血鬼！”我回答道。

他用力地抓住我的胳膊，我确定他可以捏碎我的骨头。如果我没有我说的那么爱他，我会为此感到吃惊。罗德和我是灵

魂伴侣。我们因爱相连，激情、对血液和死亡的渴望、对永恒的坚信让我们紧密相连。我们是爱人吗？有时是。比其他人多几个世纪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吗？始终是。我们密不可分。

“你离开我一百七十年。”我咬着牙说。罗德一个礼拜前才回到我身边。自从他回来后，我们便如胶似漆。“难道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下来吗？”我问，“除了你之外，我没法把真相告诉其他任何人。”

罗德放下手臂，我转身直面着他。

“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再也没有同情。”我低声说，尽管我的声音已经接近歇斯底里的边缘。在罗德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倒影。他扩大的瞳孔淹没了蓝色的部分，但我仍凝视着他黑色的瞳孔。我颤抖着声音说：“现在，我知道你已经了解了那个仪式……罗德，我没法再考虑其他任何东西。我要变回人类——那是可能实现的。”

“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仪式有多危险。”

“我不在乎！我想要感觉脚趾下的沙砾。我想要醒来时阳光能涌入我的窗口。我想要闻闻空气的味道。任何，任何我能感觉的东西。天啊，罗德！我需要微笑——并且是发自内心的微笑。”

“我们都渴望这些东西。”他用平静的声音回答道。

“是吗？我不认为你也是这样想的。”我说。

“当然是。我渴望醒来时面朝大海，享受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。”

“太痛苦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可以再试一次。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——爱我。”罗德温柔地说。

“你？是谁离开了？”

“这不公平。”罗德一边说，一边拉住我的手。

“甚至连爱你都是一种诅咒。我无法感觉你、触碰你。我看着我们抓到的人类，即使是他们都可以感觉。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，他们也可以用肺呼吸，用嘴品尝。”

罗德将我的手掌放入他的手中，他的温暖、他对我的热情穿过我的手，进入我的身体。我闭上双眼，抛开我生命中无数的悲伤，享受片刻的解脱。我睁开眼睛，离开他，向后退了一步。

“我正在失去我的理智，我不知道还能忍受多久。”我花了点时间整理我的语言。“自从你发现了这个仪式，”我继续说，“我的脑子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东西，那是我的出路。”我的眼神变得狂热起来，我确信这一点，“我需要这个仪式。我需要它。上帝啊，帮帮我吧！罗德，如果你不帮我，我就走到阳光里，直到它将我烧焦、燃尽。”

一阵风吹过，差点吹走罗德的大礼帽。他猛地将手从我身上拿开。那时，他仍然是一头长发，头发垂过肩膀搭在外套上。

“你竟敢用自杀威胁我？不要过分在意这些，莱娜。没有人能活着挺过那个仪式，成千上万的吸血鬼都尝试过。所有——每一个都在仪式的过程中死掉了。你认为我能承受失去你的痛苦吗？我能离开你吗？”

“你已经离开过了。”我残忍地低语道。

罗德一把将我拉近，我根本没有任何准备，他就用力将他的唇压在我的唇上。他发出一声深沉的咆哮，我的下嘴唇裂开了——罗德咬了我。他从我的嘴里吸血时，我能感觉到有节奏的抽吸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走开了，用外套的衣袖擦了擦带血的嘴唇。

“是的，我离开了你，但是我是去寻找我需要的魔法和技

巧。如果我们要尝试这个仪式——我需要确定……我可没料到
我离开后你会陷入爱河。”

田野陷入一片沉寂。罗德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从来都不相信
他会回来。

“我没有像爱你一样爱维肯。”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清晰、
明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又补充道：“我想退出。”

“如果你选择了人类生活，你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。”

“空气？真实的呼吸？快乐？”

“死亡、疾病、人性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我再次后退，“你自己都已经说了，变回人类是所有吸血鬼的渴望，自由的感觉多过持久的疼痛和苦难。
难道你不是这样想的吗？”

“那些正在消磨我。”罗德边说边摘下帽子。他看了看远处的田野。
“那儿有鹿，那儿。”他指着。他是对的，大约十英里外有一群鹿正在静静地吃草。我们可以以它们为食，但我非常喜欢我的裙子，而血的颜色无法与绿色丝绸搭配。况且，我讨厌动物血液的味道，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，我才以它们为食。创造了这个族群后，我确信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再出现。

罗德的手滑到我的腰间，将我拉得更近了一些。

“你的美在人类世界将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，你人类的面庞甚至会出卖你最美好的意愿。”

“我不在乎。”我说，但其实我并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，也完全不在乎到底是哪种方式。

罗德伸出食指，滑过我尖尖的鼻梁。之后，轻轻地将大拇指抹过我的嘴唇，他紧皱的眉头和深邃的眼眸让我无法移开目光，即便我努力尝试。

“当十五世纪我从你父亲的果园将你带走时，我便看见